

中外传世名剧

Chinese and Western Classic Plays

中国卷 · 桃花扇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中外传世名剧

Chinese and Western Classic Plays

中国卷 · 《桃花扇 · 墙头马上》



原著（清）孔尚任（元）白朴

改编 丁克实 向璧

校注整理 吕东兰 周晓峰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桃花扇/(清)孔尚任著;丁克实改编. —北京: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6. 10

(中外传世名剧·中国卷)

ISBN 7-5007-8215-2

I. 桃... II. ①孔... ②丁... III. 传奇剧(戏曲)
—剧本—中国—清代 IV. I23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80415 号

TAO HUA SHAN

(中外传世名剧·中国卷)



出版发行: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李学谦

执行出版人: 赵恒峰

策 划: 张 彤

美术编辑: 张 彤

责任编辑: 张 彤

责任印务: 李书森

插 图: 张成来 李 珂

社 址: 北京市东四十二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总 编 室: 010-64035735

传

真: 010-64012262

发 行 部: 010-84037667 010-64032266-8269

h t t p : //www. ccppg. com. cn

E-mail: zbs@ccppg. com. cn

印刷: 河北新华印刷二厂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980×640 1/16

印张: 31.5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字数: 406 千字

印数: 3000 册

ISBN 7-5007-8215-2/I·805

定价: 48.00 元

图书若有印装问题,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



桃花扇(图一)



桃花扇(图二)



桃花扇(图三)



桃花扇(图四)



桃花扇(图五)



桃花扇(图六)



墙头马上(图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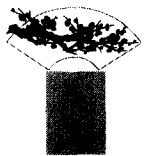
墙头马上(图二)

写在出版以前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有一位美国传教士说出这样一句恰如其分的话：“戏剧之于中国人，好比运动之于英国人，或斗牛之于西班牙人。”毋庸置疑，戏剧作为中国人的第一娱乐，这个时代离当代中国人的生活渐渐远去了。但是没有任何一种理由可以支持一个出版少年儿童读物的出版社，不去关注传世名剧的出版。我们要让孩子们认识她，了解她，作为传统文化的一条血脉保有她，弘扬她。这就是此次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中外传世名剧》丛书的旨归与深意。

本套丛书采用了一种这样的出版形式：我们将古代的戏剧原著与当代人将其改编为小说或者可称为故事的改编本并列出版，即在一本书里你既可以痛快淋漓地欣赏戏剧故事的起伏跌宕，又可以慢条斯理地品味戏剧原作的优美台词。但要强调的是，她们之间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文白对照关系。改编尽管是忠于原著的改编，但也有作者的理解与发挥，可以称这样的改编形式是一种变脸。原著仍然是原著，但为了便于少儿阅读，请了从事文字工作的专门人士做了版本上的整理，并对原著进行了点校与注释。整理工作与校注工作颇具针对性：

首先，将大量从前不予区别的古字变为了已作区别的今字。如古文中不予区别的“他”与“她”，“那”与“哪”，“到”与“倒”，



“的”“地”“得”等在这个版本中已作出区别。这项工作大家做得异常艰巨，不要小看它们，给整理者带来的压力与挑战确是可观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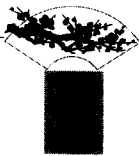
其次，将大量的通假字直接排成今字，不再作注。如“飘飏”通“飘摇”；“飘另”通“飘零”，我们不再在正文中排“飘飏”与“飘另”，而直接排“飘摇”与“飘零”。这样的处理可以让孩子们在阅读中扫除更多的语言障碍，便于读懂与读通。

再次是校注工作，尽可能地使标点符号的运用合理化，符合今天孩子们的学习习惯，并对戏剧名词与难于理解的古词古语进行了注释。

我们认为，通过这样的改编、校注、整理工作，古典戏剧那难以揭开的面纱将被轻轻擦去，我们的孩子们与热爱中国古典戏剧的广大读者也将逐渐步入古典戏剧那金碧辉煌的殿堂。因为阅读难度至少降低了一半以上。读懂她，读熟她，进而背诵她，掌握她，甚至演绎她，继承她，发扬她。我们编辑、出版此套丛书的良苦用心也就如愿以偿了。我们期待着，一个让戏剧也可以怀旧的时代如约而至。

张 彤

二〇〇五年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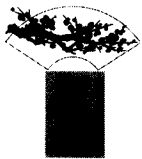


传世名剧的“变脸”

陈四益

在中外古今文学艺术史上，一部作品由这一文艺样式变为另一文艺样式的事——诗化为画，画化为诗；小说化为戏剧，戏剧化为小说、故事乃至音乐、舞蹈——屡见不鲜。这种“变脸”，有时由同一作者完成，有时由不同作者完成。有的成功，有的失败。在文艺样式的转换过程中，成功者何以成功，失败者何以失败，其间脉络当有迹可寻。如果有人就此做一专题研究，非但很有兴味，对于今人亦大有功德，因为在原创力日趋羸弱的时候，如果“变脸”也每况愈下，文艺还有什么可为？

金代董解元的诸宫调《西厢记》和元代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都是从唐代元稹的小说《莺莺传》“变脸”而来。从小说变为说唱，说唱变为戏剧，本身是一种再创造的过程，无论题材、人物、环境、主旨、细节、辞章，都可能发生很大的改变。董、王二《西厢》较之小说，都是后来居上，大胜于前。《莺莺传》虽亦名篇，其实并无足观。尽管它创作于前，千载而下，脍炙人口、广泛流传的还是王、董两家的《西厢记》。《莺莺传》在多数情况下，只是作为《西厢记》的故事来源而被提及。到了明代，北曲衰而南曲兴，又有崔时佩、李景云辈将北曲《西厢记》改为南曲，人称《南西厢》。曲调既更，文辞亦变，作者不同，识见遂差，加之增加的一些关目、宾白，多为累赘，较之王氏《西厢》，又大大不如了。同是变脸，后不如前。



以张生见红娘那番自我介绍为例。王《西厢》是这样写的：

〔末迎红娘拜揖科〕小娘子拜揖。

〔红云〕先生万福。

〔末云〕小娘子莫非莺莺小姐的侍妾么？

〔红云〕我便是，何劳先生动问？

〔末云〕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娶妻。

〔红云〕谁问你来？

《南西厢》改成了这样：

〔生上〕小娘儿拜揖。

〔贴〕方才见过了。

〔生〕敢问小娘儿，莫非莺莺小姐侍妾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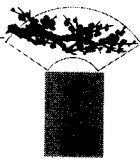
〔贴〕便是。何劳先生动问？

〔生〕小生有一句话说。

〔贴〕言出如箭，不可乱发。一入人耳，有力难拔。你有话就说，不可隐讳。

【锁南枝】〔生唱〕尚书子，白面郎。〔贴〕原来是宦家公子，失敬了。〔生唱〕姓张名珙住洛阳。二十三岁正年芳，正月十七子时养。〔贴〕我又不是算命先生，谁问你生辰八字。〔生〕小生并不曾娶妻。〔唱〕告小姐，作主张。

原本简洁完整的对白，改为唱白夹杂，已显得繁复琐碎，让张生先把门第相貌抬在前头自吹自擂，更是恶笔。红娘话太多，张生



人太俗，一个颇有呆气但却诚笃至诚的张生，顿觉有如浮滑纨绔。“正年芳”“子时养”之类，更不知是何言语。只此一节，便见高下。《西厢记》的几次“变脸”，是不同时代的不同作者所为，有的变得好，有的变得差。可见“变脸”亦非易事，不要看轻了这项工作。

也有些“变脸”是同一作者所为。比如清初的李笠翁，既是小说作家，又是戏曲作家，他有几部小说和戏剧作品，叙述与搬演的是同一个故事。如小说《谭楚玉戏里传情 刘藐姑曲终死节》所叙，即传奇《比目鱼》所演故事；小说《丑郎君怕娇偏得艳》所叙，即传奇《奈何天》所演故事；小说集《十二楼》中《生我楼》的故事，即戏曲《巧团圆》的主要情节。李笠翁是把自己的小说变成了戏剧，还是把自己的戏剧变成了小说，未曾细考，但他自己在那里完成文艺样式的“变脸”，却是不争的事实。

尽管李笠翁把他的小说称为“无声戏”，似乎小说与戏剧不过一置案头，一需搬演，一有声，一无声。但若细较笠翁的小说与戏剧，仍可看到即便是同一作家、同一故事，不同的文艺样式依旧要遵循各自的规律，会有不同的结构方式和表现手段。这又是一个很有趣的研究课题，因为直到今天，文艺样式的“变脸”，仍旧是有的成功，有的失败，有时甚至是有意栽花花不活，无心插柳柳成荫。然而我们却很少见到文艺界对此有认真探讨的理论热情。

“变脸”的目的，有时也未见得定有再创造的动机。或许，它仅仅是出于普及的愿望或源于市场的推动。比如，小说与戏剧，读者与观众是部分重合的两个群体。小说为案头读本，读小说者虽不必谙熟经史，却也要粗通文墨；戏剧为表演艺术，即便不通文墨，也可以当一个合格的观众。中国的许多戏剧、小说故事，我最初是从祖母那里听来的。祖母略识之无，但不足以通诗文、读小说。她所



知的故事，大抵都是从戏曲、弹词得来。博闻强记，使她能很完整地讲述如《义妖传》《再生缘》《双珠凤》《天雨花》《三笑姻缘》《孟姜女寻夫》《倭袍传》等故事，甚至还能大段吟唱里面的曲词。而她得读小说——如《红楼梦》等——却是我的功劳，是我在上初中之后为她诵读的。可见，“变脸”也包括着扩大读者（或观众）群的作用。至于其初始动机是出于普及优秀作品的纯粹愿望，还是出于生意眼的不纯粹算计，倒是无须过问的。

这一点，中外似无不同。不少著名的文艺作品，正是靠着不同文艺样式的“变脸”，才得到更广泛的流传。因此，我们万不可轻视了这种“变脸”的作用。莎士比亚的戏剧，今天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赢得了众多的观众，看过莎剧的观众，统计起来当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但读过几部莎士比亚剧本的人数，可能远少于它的观众，更不用说读过他大部或全部戏剧文学作品了。这情形即便在英语国家也不例外。那原因，我想，不但有时代的隔膜，还有语言的隔膜。因为阅读不易，所以才先有兰姆姐弟，后有奎勒-库奇，把莎剧原作改写为故事，以便于入门者阅读。兰姆姐弟的《莎士比亚戏剧故事集》本身，也因其文笔精美、叙述动人，成为一部文学名著。不少人是通过这简要动人的故事，才步入莎剧殿堂的。

中国堪称戏剧之邦。不必追溯汉唐时代的百戏与优语，即元代以降，名家代有，名著迭出。杂剧如《西厢记》《窦娥冤》《望江亭》《救风尘》《汉宫秋》《赵氏孤儿》《墙头马上》《倩女离魂》《灰阑记》，传奇如《琵琶记》《白兔记》《牡丹亭》《邯郸记》《玉簪记》《长生殿》《桃花扇》等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好戏，其中有许多至今仍长演不衰。但是，作为戏剧文学样式的剧本，随着时序推移，境改言殊，早已离开通俗文艺的圈子而进入了雅文化的领域，能够凭

